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模糊手法之研究

崔佳灿

(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美国小说家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在美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通过分析作品中模糊化写作手法,揭示了其对人物刻画、环境刻画和事件刻画的作用,并阐释了此写作手法对作品主题的影响。

[关键词]《了不起的盖茨比》;写作手法;模糊

doi: 10.3969/j.issn.1673-9477.2013.02.024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13)02-0083-03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被 T·S·艾略特评价为“美国小说自亨利·詹姆斯以来迈出的第一步”。之所以这么说,一是因为这部作品真实地呈现出一战后美国“爵士时代”的典型特点;二是因为这部作品为美国梦的破灭做出预言;三是因为这部作品淋漓尽致地体现出菲茨杰拉德高超的写作技巧。在这部小说诞生的几十年中,许多评论家从不同角度对这部作品进行了评析。无论是从象征主义、印象主义还是从叙事角度上看,这部作品正如亚瑟·麦兹纳说的那样“在艺术上近乎完美无缺”。而这部作品的出版人麦克斯维尔·铂金斯在1924年11月20日给菲茨杰拉德的信中写到:“盖茨比的形象是模糊的。读者永远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他的轮廓模糊。盖茨比的一切多多少少是个谜,多多少少是模糊的。这也许是艺术的表现手法,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他难道不可以像其他人那样有清晰的轮廓吗?你难道不能用‘老兄’称呼他,让他身上带点性格吗?不要写他的语言,写具体一点,不行吗?”^{[3](P83)}作者菲茨杰拉德1924年12月20日在回信中写到:“说来也怪,盖茨比的形象模糊,这对我来说是可以的。虽然想法复杂,但你一定能理解。我对盖茨比的了解胜过自己的孩子。读到你的来信,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让盖茨比放任自流,把汤姆·布坎南放在显著位置,可盖茨比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我曾一度了解盖茨比,之后却生疏了,不过现在我知道我又了解他了。”^{[3](P96)}在出版人铂金斯给菲茨杰拉德的信中,他对于盖茨比的模糊形象表现出不满,而作者则表示这种模糊化处理是有意而为之。实际上,我们对这部作品写作手法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作者对细节的把握,而与此同时,作者在“模糊”这一写作手法上下了很大功夫。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对“模糊”这种写作手法进行考察,来探究它们对表现作品主题的作用和意义。

一、人物刻画的模糊

与描写其他人物不同,作者对盖茨比的外貌特征没有进行直接刻画,导致读者在阅读时对盖茨比

的形象一直有朦胧感。作者对盖茨比的第一次描写出现在第一章末尾:“五十英尺外,从我邻居的宅邸的阴影里隐现出一个人的身影。他站在那里双手插着口袋,仰望着像洒落的胡椒粉般布满夜空的银色繁星。从他那悠闲的神态和双脚稳健地站在草坪上的姿态来看,他应该是盖茨比先生……因为忽然间他给我一种感想——他不愿有人打扰他——他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朝幽暗的海面伸出双臂。虽然我离他很远,我十分肯定他在颤抖。我不由向海面望去,那里除了一盏绿色的灯之外,什么也没有。”^{[1](P22)}这一段是盖茨比的初登场,作者没有像描述汤姆·布坎南那样对盖茨比的外貌特征进行刻画,而仅仅给读者呈现了“盖茨比凝望绿光”这一形象。从后文我们得知,“绿光”是黛西家码头上的灯光,这盏灯光作为一个象征,代表着盖茨比追求黛西的理想。而“盖茨比凝望绿光”这一形象,也决定了整个故事的发展方向。

小说第三章中,作者详尽地描述了盖茨比家的宴会。盖茨比作为宴会的主人,理应作为主角登场。可作者没有对盖茨比的活动做任何交代,也没有对他的身份,历史,学历做任何交代,反而通过客人之口,对盖茨比的身世进行模棱两可的侧面描述。“多半是他在大战时当过德国间谍”,“你瞧他一眼,我敢打赌他杀过人”。这种猜测一直持续到第四章,在尼克和盖茨比乘车出去时,盖茨比才简要地介绍了自己的过去:“我是中西部的富家子弟——家里人全过世了。我在美国长大,而在英国牛津受的教育,因为我家祖祖辈辈都在那里受教育多年。这是家族的传统。”按照常理,读者应当接受盖茨比的叙述,可盖茨比提到牛津时,又“过度代偿”地补充了一些说明,这让叙述者尼克和读者对盖茨比的经历产生怀疑,盖茨比的身份依然模糊不清。

这种“过度代偿”式的回答同样出现在第五章。在尼克问盖茨比的经济来源时,盖茨比回答:“‘那是我的事。’话说出口他才意识到这个回答很不得体。‘哦,我做过好几种生意,’他改口说,‘我做药品生意,后来又做过石油生意。可是现在我这两种

[投稿日期]2013-04-10

[作者简介]崔佳灿(1989-),男,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国文学。

生意都不做了。’”这种谎话属作者刻意为之，其目的就是为了制造盖茨比模糊的形象，从而让读者的与主人公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使盖茨比的形象更为高大。同时，由于读者对盖茨比不甚了解，也无法评论盖茨比的所作所为是对是错。这样，整个故事的重心就自然落在盖茨比和黛西的关系上。

二、环境的模糊

在小说中，作者把静态的事物赋予动态，从而制造出视觉上的模糊效果。在第二章的开头有这样一段描写：

“在西埃格与纽约之间约一半路程的地方，公路跟铁路不期会合，两条道并行四分之一英里，为的是绕开一个荒芜的地区。那是一个灰沙的谷地——一个诡秘的农场。这里，灰沙像麦子一样狂长，长成山脊、山丘和形成奇形怪状的园子；这里，灰沙筑成了房屋、烟囱和袅袅的炊烟；最后，这里还鬼使神差般堆造出一群土灰色的人……在这片灰蒙蒙的土地以及笼罩在它上面不停浮动的尘土上方，你过了一会便会看到两只眼睛，看到 T. J. 艾克尔伯格医生一双硕大无比的蓝眼睛，光他的瞳孔就有一码高。”^{[1] (P23)}

在这一段中，读者的视角从道路转向一片沙地。这片沙地本来像荒原一样，没有任何的生命。作者给这片沙地赋予了生命，让沙地富有繁衍的能力，在一片灰尘弥漫，烟雾蒙蒙的谷地中创造出园子、房屋和人。这种描写给读者构成一个摇晃不定，没有焦点的视场，从而创造出“灰烬山谷”这种模糊的影像。

“灰烬山谷”具有象征意义。菲茨杰拉德在这里显然受到 T. S. 艾略特的作品《荒原》的影响。《荒原》传达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人对世界、对现实的厌恶，和他们普遍的失望情绪与幻灭感，表达了当时一代人的精神病态和精神危机。菲茨杰拉德在此与“荒原”类比，“灰烬山谷”中灰沙创造出来的世界也与荒原类似，都是“精神荒原”，也就是在这种土地上，发生了布坎南与情妇梅特尔·威尔逊幽会、黛西·布坎南撞死梅特尔后家车逃逸、汤姆和黛西嫁祸给盖茨比这一系列有悖道德的事件。

同时，这一段描写也是为了突出对艾克尔伯格医生眼睛的描写。作者先通过描写“这片灰蒙蒙的土地”和“笼罩在它上面不停浮动的尘土”提供了一个模糊的背景，紧接着笔峰一转，开始着力描写艾克尔伯格医生的眼睛，使读者的注意力牢牢聚焦在对这双眼睛的描写上。这双眼睛在文中多次出现，在这一段中，“它们已经变得有些黯淡无光，不过仍然若有所思地注视着这片阴沉沉的灰土堆。”与刚才“灰沙的谷地”不同，这双有巨大瞳孔的眼睛是湛蓝色的，与灰蒙蒙的沙地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后文

中，威尔逊先生把这双眼睛当做是上帝的眼睛，这即是这双眼睛的象征意义。

在叙述上，这一段描写与第一章中描述汤姆·布坎南宅邸时所用的手法类似。在第一章中，“草地从沙滩开始，一直延伸到前门，长达四分之一英里，越过日晷、砖道和鲜花怒放的花圃，最后快要接近房子时，一溜绿油油的青藤沿着墙边飘然而起，一路往上爬去，势不可挡。”^{[1] (P7)}在这段文字中，草地，花圃，青藤本来是静态的事物，可作者给静物赋予了动态，让它们显得有生命。这一段对景物的描写与第二章中对“灰烬山谷”的描写是相呼应的，即便布坎南的宅邸在外表上多么富有生气，多么蓬勃，其实质与“灰烬山谷”代表的精神荒原并无不同。通过这种类比手法的运用，作者在暗示资本主义文明的堕落和“爵士时代”人们精神的空虚，深刻地揭示出现代人的危机感、幻灭感、绝望感。

三、事件的模糊

菲茨杰拉德对于故事中事件的描述，大部分是非常详细的。对于盖茨比之死这个很重要的情节，却写得非常简练：

“汽车司机——他是沃尔夫山姆手下的一个人——听到了枪声。事后他只能说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我们四个人，司机、男管家、园丁和我，几乎一言不发地急匆匆奔到游泳池边……一堆落叶使它慢慢旋转，像经纬仪一样，在水中转出一道细细的红色圈子……是在我们抬起盖茨比朝着屋子里走以后，园丁才在不远的草丛里看见了威尔逊的尸体，于是这场血腥的杀戮结束了。”^{[1] (P136)}

作者没有对盖茨比之死做任何直接的刻画，而是让读者间接地从别人口中得到了盖茨比被枪杀的信息。威尔逊枪杀盖茨比的全过程对于读者来说是模糊不清的。作者在这里刻意不去详细描述盖茨比之死，原因在于作者要淡化盖茨比的死亡。盖茨比在小说的最后已经不仅仅是盖茨比了，他是“美国梦”的象征。所谓的“美国梦”是一种信念，也是一种欲望，一种梦幻，认为在这块充满机会和财富的土地上，人们只要遵循一组明确的行为准则去生活，就有理由实现物质的成功。盖茨比的理想主义因为严酷的现实，最终成为牺牲品。小说开头的“绿色灯光”最终还是变成一片“灰烬之谷”。盖茨比死的那一天已经是初秋，“一夜之间天气骤然变了，空气中已是秋意萧瑟”，而盖茨比执意要穿上游泳衣，执意要司机给娱乐用的橡皮垫子打上气，这都表明盖茨比还希望停留在美好的美国梦中，可“他不知道那个梦已经远他而去，把他抛在后面，抛在这个城市后面那一片无垠的浑沌之中，在那里合众国的黑色原野在夜色中滚滚向前伸展。”^{[1] (P152)}

(下转第 93 页)

<http://www.longquanzs.org/articleDetail.php?id=5075>

[8]常耀信. 英国文学简史[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96.

[9]Cleanth Brooks, Robert Penn Warren, *Understanding Poetry* [M].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11.

[10] 纪 昀 . 转 引 自
<http://www.hwjyw.com/resource/content/2010/05/31/7866.shtml>

[11]W. Pater *The Renaissance: Studies in Art and Poetry* [M]. Dover Publications 2001: 9.

[12]转引自陈莉: 解析弗罗斯特《未选之路》之诗歌艺术特点 [J]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2009.3: 105-107.

[13]苏辙《怀澠池寄子瞻兄》为: 相携话别郑原上, 共道长途怕雪泥。 归骑还寻大梁陌, 行人已度古嶠西。 曾为县吏民知否? 旧宿僧房壁共题。 遥想独游佳味少, 无言驢马但鸣嘶。

[14]扬雄《法言·问明》有“鸿飞冥冥, 弋人何篡焉?” 句, 其中“鸿飞冥冥”即有远走高飞、难觅踪迹之意。

[15] 纪昀评此诗语。

[16] 赵 缺 . 无 咎 诗 三 百 序
<http://wenku.baidu.com/view/aa64c7c20c22590102029d60.html>

[责任编辑 王云江]

Musing on the meaning of life

—Analysing on *The Road Not Taken* and *Nostalgia in Mianchi*

SHEN Li-hong¹, LI Da-qin²

(1.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ebei United University, Tangshan 063000, China; 2.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As the famous poets in the world literature, Robert Frost and Sushi wrote a lot of brilliant poems following the aesthetic principles respectively. Among these poems, *The Road Not Taken* and *Nostalgia in Mianchi* involve the questioning the meaning of life. This paper aims to appreciate them according to the aesthetic principles of Gu Zhengkun.

Key words: Robert Frost; *The Road Not Taken*; Sushi; *Nostalgia in Mianchi*; five principles of aesthetics

(上接第 84 页)

《了不起的盖茨比》获得成功, 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作者高超的构思和写作技巧。象征手法的运用, 细节的刻画, 和巧妙的模糊处理手法, 使得这部作品不仅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 也具有丰富的思想深度。

参考文献:

[1] 菲茨杰拉德. 著. 姚乃强. 译. 了不起的盖茨比[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2] F. Scott Fitzgerald. *The Great Gatsby* [M]. Ware: Wordsworth Editions, 1993.

[3] Maxwell E. Perkins. & John Hall Wheelock. Editor to

Author: *The Letters of Maxwell E. Perkins* [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7.

[4] Maxwell E. Perkins. & Matthew J. Bruccoli. & Judith S. Baughman. *The Sons of Maxwell Perkins: Letters of F. Scott Fitzgerald, Ernest Hemingway, Thomas Wolf* [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4.

[5] Michael Toolan. *Language i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Stylistics*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责任编辑 王云江]

A study on the vagueness in *The Great Gatsby*

CUI Jia-c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Abstract: *The Great Gatsby* written by F. Scott Fitzgerald is recognized as an outstanding work in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In this paper, the work is analyzed by the use of vagueness. With its purpose of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n characterization, background and event-depiction, this paper also explains how vagueness influences the thematic concern.

Key words: *The Great Gatsby*; literary technique; vagueness